

明書



列傳十七

姦回傳

史官論曰木實將撥必蠹其中日月外暈或蝕其裏昔子輩謀桓魯隱弑宰嚭佞越吳國沼張禹黨王炎鼎移林甫庇審漁陽動自古姦臣在人主之側威惠內竊因情外輸以宗祏為市者多矣天下之惡一也買妾欲其嘗我者擇臣取其貳彼者崇攜保姦與晉殺里克漢斬丁公之義何居然春秋書叛人名名不可掩也作姦回傳而以柔媚取

明書卷一百五十七

容悅無剛直之概者類編焉

胡惟庸附陳汪廣洋楊憲傳

胡惟庸江南人性儉惡小有才以曲意奉上當上心太祖擬相問劉基曰楊憲何如基與憲素厚以為不可上怪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木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對曰此禍淺觀其人可知上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續將債較而破翠矣洪武四年為左丞相六年六月改右丞相十年九月制尊左復為左丞相劉基嘗語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如蒼生何後自楊憲誅而惟

庸總中書之政專肆威福生殺黜陟有不奏而行者內外諸司封事入奏惟庸先取視之有病已者輒匿不聞私提奏差胡懋為巡檢營其家事由是四方奔競之徒趨其門下諸臣諛佞者多附之受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國公達深嫉其姦邪常從容言於上惟庸忌之達有聞者福壽惟庸陰誘致為己用冀得其力以圖達為福壽所發劉基亦嘗為上言惟庸姦恣不可用惟庸知之由是怨恨基及基病詔惟庸視之往以毒中之基竟死上以基病久不疑基死惟庸益無所憚與李善長等相結以兄夫妻善長從子祐貪賄弄權無所畏忌一日其定遠舊宅井中忽生

明書卷一百五十七

二

竹笋出水高數尺諛者爭言為丞相瑞應又言其祖父三世塚上皆夜有火光燭天於是惟庸益自負有邪謀矣當是時吉安侯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驛傳上怒責之曰中原兵燹之餘民始復業籍戶買馬艱苦甚矣使皆效爾所為民雖盡鬻子女買馬走還不能給也責捕盜於代縣平涼俟費聚常命往蘇州撫綏軍民聚不任事惟嗜酒色召遣責往西北招降敵無功上亦責之二人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之二人素慤勇又見惟庸當朝用事強盛因與往來久之益密嘗過惟庸家飲酒酒酣屏去左右因言吾等所為多不法一旦事覺如何二人惶懼計無所出惟庸乃

告以己意且令其在外收輯軍馬以俟二人從之與陳甯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驥取衛士劉運寶及亡命魏文進等爲心膂曰吾有用爾也太僕寺丞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婿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家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同起善長驚愕曰爾言何爲者若爾九族皆滅存義懼而去往告惟庸思以利動善長後十日又令存義以告善長且言事成當以淮西地封公爲王善長雖有才不能然本文吏計深巧雖伴驚不許不甚拂適歎息起曰吾老矣由爾等所爲存義還告惟庸喜因過善長屏左右款語良久惟庸欣然就辭出使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軍約期

明書卷一百五十七

三

來會又遣元臣封績致書稱臣於元請兵馬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乘馬馳驟於市馬奔入輓輅中傷死焉惟庸卽殺是輓輅者上怒命償其死惟庸乃請以金帛給其家上不許惟庸乃與善長及中丞涂節御史大夫陳甯等謀起事遣人陰告四方及武臣之從己者時惟庸居附近西華門先謠云其所居井湧醴泉以徽上聞洪武庚申春正月邀上幸其第觀之先列勇士衷甲數市匿屏後俟變時守西華門內使雲奇知所爲倉卒告變上悟亟還宮發兵圍緝果然遂罪人一一就縛并黨御史大夫陳甯都督李王等皆伏誅已而惟庸語連李善長陸仲亨上念初起時

功臣置不問宋慎坐黨亦誅仍籍其家濂諺四川茂州是獄也前後戮黨凡數萬人按是時御史涂節告變謂甯附和丞相坐省中閱天下軍馬圖籍其在蘇州催糧餉燒鐵烙人其子孟麟泣諫杖之至死上曰甯於其子如此奚有於君父耶遂賜死甯長沙茶陵人初名亮元爲鎮江小吏從軍至金陵代諸將言事英辨疊出太祖異之賜名甯授江南行省掾史歷中書省參議凡朝廷制度咸預稽詳吳元年出知廣德歲大旱奏免租弗允甯躬赴闕上言天災民饑催稅太急是爲張士誠驅民也上曰爾乃膽大敢爲此言耶竟從之遷浙江按察使適皂隸小毛訟其隱避逮

明書卷一百五十七

四

繫應天獄久之乃釋降太倉市舶提舉洪武元年召入爲司農卿還兵部尚書二年出知松江府復拜中書右丞三年又出知蘇州府遷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復召爲御史中丞至是坐胡黨誅汪廣洋字朝宗高郵人廣洋寬和通經能文善篆隸大書工詩歌少從余闕學游太平乙未太祖渡江召廣洋入見與語大悅留幕下爲元帥府令史行樞密院掾史江南行省提控了酉除照磨己亥立執法議理司大書四字牌上以廣洋李勝端爲執法官朝政有失執牌直諫又名爲都陳官辛丑遷江南行省都事陞郎中甲辰立中書省改右

司郎中尋知驍騎衛事常遇春下贛州廣洋出參軍事遂守贛州尋陞江西行省參政洪武元年開省山東廣洋以廉明持正改山東安輯有勞是冬召入中書為參政明年出參政陝西三年李善長病召入為左丞時楊憲以山西參政先召入為右丞惡廣洋軋已嗾侍御史劉炳劾廣洋不孝上切責斥還鄉憲意未已又嗾炳劾廣洋謫海南李善長奏憲誣大臣放肆為姦上誅憲召廣洋還是年冬與劉基同口受封封廣洋護軍忠勤伯食祿三千六百石詔詞比之子房孔明四年善長致仕廣洋為右丞相參知政事胡惟庸為左丞六年進左丞相惟庸為右丞相尋廣洋

明書卷一百五十七

五

坐畏懦迂猾斥為廣東參政逾年召為左御史大夫十年復為左丞相上益厚廣洋未幾上以惟庸暴橫廣洋荒於酒色而怠棄政機浮沈守位敕戒令洗心補過會占城貢使至不以時引見下敕切責執政廣洋惶懼十二年御史中丞涂節言劉基死尋廣洋知狀上問廣洋對無是事上怒廣洋朋黨又謫海南舟至太平上再遣敕責廣洋事朕十餘年不聞一善言不薦一賢士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書不發揚憲姦惡惟務沈湎不事事廣洋得書益慚大懼自縊死

志字希武陽曲人美姿儀博學多才少從父元末宦寓

江南丙申謁太祖於金陵上與語奇之令居幕府已而擢江南行省都事當江廣多故日裁決文書不滯時稱其能中性深險而忌有不滿於己者輒以計中傷之久之出為浙東行省郎中又為江西行省參政召入為司農卿未幾參政中書省尋改河南行省參政洪武二年調山西三年召為中書省右丞尋改左憲事上既久熱典故以是假寵市權覲同列亦莫敢為抗嘗上書頌上功德勸上行督責之政上曰是欲使我失人心也拒之憲與昶同在中書以昶才出已右欲搆害之時東南未定元號令猶行於西北昶嘗開暇與憲言吾故元臣也勉留於此意不能忘故

明書卷一百五十七

六

君而吾妻子又皆在北方存亡未可知憲因鈎摘其言謂昶謀叛且出手書訐之昶遂坐誅憲自是益無所憚初為司農卿屬浙江初平憲以其民富實因議增賦倍征以資國民以不堪在中書盡變易省事凡舊吏一切罷之更任所親信陰入持權乃創為一統山河花押示條吏以觀其從違凡附已者即不次超擢否者斥之人莫解其意一日翰林編修陳樞入謁憲以押字示之樞即賀曰押字大貴所謂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者憲大喜後數日奏除樞為翰林侍書已而又刺求丞相汪廣洋陰事令御史劉炳劾奏之廣洋坐免田里憲又嗾炳劾廣洋徙之廣南上不

聽又教炳誣奏刑部侍郎任安擯入人罪上始覺其誣下炳獄炳代實劉基併發其姦狀及諸陰事上大怒令羣臣按問憲辭服遂與炳等皆伏誅

史官曰姦臣之於人主必以其所長短者巧中之主上英明則取聰察之事以快其私而闇主無論已明太祖神武剛毅而胡惟庸恐生殺擅黜鈔至璽被上聞阻隔章奏卒以反誅宜矣獨是株連無辜戮至數萬惟庸之惡過於天矣廣洋無所可容持祿怙寵將不謂之姦不可悲賣友虐民凌亂成法恣行胸臆中傷雅旋授首市曹不為枉矣書云旁作穆穆迺衡又曰斯斯狗無他技使大臣能釋乎此

明書卷一百五十七

七

余未見其殄邦而頌首也

徐增壽李景隆王甯盛唐茹瑯王佐傳

徐增壽以父任三遷至左軍左都督侍宿衛建文皇帝業以持燕王事從容謂增壽王得無反乎增壽頓首曰燕王先帝同氣且富貴已極何故反燕兵起則時時從增壽謂虛實增壽亦時從王所輸建文皇帝漸覺之未及問而燕兵入金川門召增壽詰之不對手劍斷增壽腰燕王入撫屍而哭既即位封增壽為舞陽侯再追封定國公俾子景昌嗣歲祿二千五百石久之領軍府嗣凡三十五年而卒子顯忠嗣十二年卒子永甯幼又七年而嗣疾失心子

半祿罷朝請病二十六年卒子光祚嗣久之領軍府以東宮舊恩起進太傅旋以監修武眷二朝實錄成果加太師兼太子太師凡四十五年卒子延德嗣領軍府四十餘年卒子文璧嗣領軍府加太保太子太傅嘉靖中詔裁恩澤世封而魏定二公皆自以功弗奪有言定公功不稱者卒弗奪也天下僅五公達子孫居二焉文璧卒子允禎嗣國變時死節

李景隆長身偉姿疏眉目顧盼朗然既少奉文忠教蕭諸生問與天台方孝孺善多習典故善談論每朝會進止雍容是都太祖每日屬之既襲爵與魏國公輝祖等分鎮中

明書卷一百五十七

八

原要害地所使多稱進掌左軍都督府加太子太傅太祖崩皇太孫立景隆益以肺腑見親任而弟增枝亦屢遷至左都督進加景隆太子太師時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得幸上謀削弱諸王至燕而露燕兵起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等征之前後皆敗於是齊泰黃子澄皆才景隆而薦之乃命景隆為征虜大將軍北伐用裝度故事賜通天犀帶建文皇帝為推輪親送之江許且令得一切便宜誅賞時諸宿將多物故鮮存者而存者亦以老又皆景隆諸父行快快不肯為之下而景隆暴得意自尊大每升帳踞高坐毋敢與抗禮者皆唯唯不能吐片語而退

景隆會兵五十萬於德州乘燕王之攻大甯遂進薄北平築壘九門為長圍以困之王遣師自救景隆逆戰大敗死者十餘明日九門之師萬復潰死者復數萬乃退走王復攻大同景隆引兵出紫荆關時寒甚士卒墜指者什二三乃召書燕王請罷兵辭驕燕王亦貽書來報而心恨之甚遂戰於白溝河北凡三日而景隆復大敗殺溺及被俘者幾三十餘萬景隆乃奔濟南燕王來追復大敗死者二萬餘濟南遂見圍以參政鐵鉉堅守不下始建文皇帝未得敗問與秦子澄謀以景隆權尚輕特賜黃鉞磨蓋形弓矢使者渡江而風失之復製以賜尋景隆敗問至京召還既

明書卷一百五十七

九

陸見黃子澄懶慎極執景隆於朝班慟哭請誅以謝天下建文莫能問也又二載師屢覆燕兵悉渡江駐龍潭建文懼乃使景隆同尚書茹瑄都督王佐來謁燕王以割地講和請王笑曰事至此何地可割吾但欲得姦臣耳於是景隆等蕭伏密輸款歸佐谷王守金川門燕王至景隆等開門掩之燕王即位以景隆等欺專機封曹國公改號曰奉天靖難階曰光祿大夫勳曰左柱國增祿歲一千石其太子太師如故賞琦淇成二公改修高廟實錄為監修總裁諸裁定功賞大興革景隆館以班首主議天子雖外示崇重而心恨之甚諸功臣咸扼腕謂彼白刃刺我而今以

降奴而據我上其又明年三法司論劾景隆包藏禍心善養亡命與其弟左都督增枝謀為不軌已文武大臣咸國公能等吏部尚書蹇義等復言之已六科都給事中張信等復言之乃下詔盡削景隆勳官號絕朝請勒歸私第酒以長公主故不奪其爵亡何文武羣臣復言謂事者至其家景隆猶坐受關人伏謁如君臣禮大不道復株及左都督增枝因詔併奪增枝荊州帥符逮之與景隆同繫私第盡沒其莊田實貨圖籍滅獲入之官而所繫者皆親屬矣嘗絕其食旬日不死始稍稍給食至永樂末而景隆竟以凍餒卒繫禁四十年男女自相婚配人以為姦回之報

明書卷一百五十七

十

王甯壽州人尚懷慶公主為駙馬都尉公主太祖第六女母成穆孫賁妃建文中甯通語言燕王洩中策舉籍其家累甯錦衣獄建文四年詔封功臣稱甯孝於太祖忠於國家正直無私不阿權勢遂遭誣陷幾致殞身達孝推恩允宜褒答封奉侯食祿一千石與世券永樂元年又官其子貞亮羽林前衛指揮僉事甯嘗侍上言及太祖時事上愴然甯即勸上誦經飯僧為皇考福利上不悅五年甯坐事下詔獄死貞亮先卒宣德七年貞亮子彝乞阿衛僉事不允再乞亦不允十年彝又授詔言公主適孫請嗣侯英

宗投奔衛僉事帶奉公主祀

盛庸江南人建文時充參將隨耿炳文軍失利又隨李景隆戰燕齊間互有勝負已而與鐵鉉守濟南燕兵圍甚急庸夜出劫賊晝惡城禦防盡毀燕兵請攻具捷聞陞鉉兵部尚書封庸歷城侯食祿千石充平燕將軍總兵官代景隆北進與燕兵大戰東昌夾河殺張玉譚淵燕兵長驅至淮上庸進賊靈璧齊眉山皆敗遣還驍高資港又敗太宗卽位庸歸命敕曰比以山東未定命卿鎮守淮安今鐵鉉就獲諸郡悉平朕念山東久困兵革憊於轉輸卿宜輯兵養民以稱朕意永樂元年致仕千戶王欽發庸狀陞欽指

明書卷一百五十七

十一

揮同知賞銀百兩未幾都御史陳瑛劾庸口出怨言懷異圖請誅庸遂削爵賜死

茹瑺衛山人洪武末由監生官左通政遷吏部尚書改兵部建文初以兵部尚書掌河南布政司事燕兵至江上建文皇帝遣瑺詣軍中勞問瑺私稱臣獻密計燕兵遂從金川門入事既定詔稱王甯及瑺孝於太祖忠於國家封甯順昌侯瑺忠誠伯甯蓋駙馬都向與徐尉增壽爲燕內間者也瑺尋加太子少保永樂七年除名回籍家人與安告其隱事復械至京久之得釋還家道經長沙坐不朝谷王都御史陳瑛劾之復逮下詔獄瑺懼命其子餘市砒霜蕞

飯中送食遂死法司以聞銓坐殺父律論死婦人送浣衣局幼男發鞍轡局谷王亦於永樂十五年陰養死士降庶人錮南京闔室自焚

王佐不知始所自起歷官都督同知燕兵至金川門建文皇帝遣曹國公茹尚書及佐見燕王龍潭議割地講和不聽三人者遂望風納款且獻密謀比至城金川門遂開卽位封順昌伯食祿千石與世券後以嫌死

明書卷一百五十七

十二

史官曰增壽景隆王甯並以勳貴托倚肺腑陰懷搆貳外輸秘密增壽誅戮景隆禁錮王甯下獄天道不爽信然雖後食報不同而及身伏辜矣盛庸氣壯雷奮屢建戰功卒傾心仇讐不免刑辟茹瑺王佐以天子信使辱命潛謀卽圖榮數年如浮雲之過肩睫或父子伏法或終以嫌死亦何益哉亦何益哉

金忠順成張信王通房寬傳

金忠鄴人少慷慨負義氣兄成通州忠省兄會燕兵起布衣甫冠上謁典儀云浙東奇士金忠願見殿下說兵事及中朝勤靜得召見忠言殿下太平皇帝小人耕江海間及往來齊魯道上聞殿下賢譽服人心久矣茲舉大事人材爲急太宗說立授署紀善日侍幃幄贊理戎務尋陞署長史已爲眞卽位後陞工部右侍郎治事北京永樂二年召

入兵部爲尙書忠博覽史籍議論何惡儲位未定上密問忠歷數古昔適庶故事對上喜賜忠大銀又曰詹事宮端屬汝以尙書兼詹事幸善調護佐太子忠侍監國時時勸起孝敬篤友愛小心敬慎無失禮毀譽禍福聽諸天日而已或譖誘廷臣及宮傳過者上密令忠察審忠退每數日頻首再三爲白無此事願陛下寬籌上或不喜卽又頻首言臣敢保其無他他日有蹤跡卽如人言臣甘連坐以故諸所全獲者多忠謹厚不洩伴爲不知也公每導人寬愛無爲苛刻公事輒推同官便展其才能有闕誤引爲己過不遺片善不念舊惡俸賜有餘周賑鄉族仁宗卽位念之

明書卷一百五十七

三

贈少師諡忠襄以其子達爲翰林檢討達幼遭歸帝被學支俸讀書比長宜宗召達還翰林正統十二年改禮科給事中陞都給事中景泰二年出爲長蘆運使

顧成字景昭江都人容貌魁梧壯勇質直有膽略喜習武事自文其身誇異人或謂成黔徒者非也丙申來歸充帳前親兵管擊蓋侍上出入忠謹無過初授百戶從征陞金吾副千戶宿衛陞指揮僉事從平蜀破貴州蠻克普定功陞指揮使普定衛進都指揮同知已而征雲南成扼普定斷後進督僉事充征南將軍鎮貴州征五關六洞破一百三十七寨斬首三千建文初令錦衣指揮譚全諭成班師

二年進同知三年進右都督是年閏三月從盛庸至真定戰敗被執燕王解其縛曰吾且用汝遣至北平待世子居守有功太宗卽位以左都督封鎮遠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與世券又出鎮貴州申嚴號令威信並行討撫諸蠻揭臺羅寨斬叛酋普亮滅其家薨靈震攝卒年八十五贈夏國公諡武毅靈中皆祠祀成八子長統爲普定指揮使先卒孫興祖永樂十二年嗣侯贈父統侯爲總兵宣德中坐交趾事徵下獄正統十四年從征失律降都督同知景帝初守備紫荆關詔與伯爵英宗復辟詔復侯出鎮貴州有功加祿三百石守南京景泰中鎮廣西坐貪財好色失地喪

明書卷一百五十七

十四

師逮下獄旣而釋之子翰先卒翰子箴天順八年嗣侯卒無子滔從弟溥者成諸元孫也成化元年嗣侯溥初學國學解文學嘗總兵團營爲平蠻將軍鎮湖廣擒苗僞王通漢蜀道還流移五千家復爛土長官司設都勻府增祿二百石溥清慎囊無餘資英國公張懋爲率布帛供敘事諡襄恪子仕隆弘治十七年嗣侯仕隆好文諳武爲京營總兵寬弘簡質得士心充漕運總兵鎮守淮安廉幹不苛擾卒贈太傅諡榮靖子賈嘉靖七年嗣侯出爲漕運總兵二十三年言官劾罷伏羌伯毛漢代竄旨下數日又劾罷漢用都督劉璽璽致仕居南京萬表代璽竄璽清廉明溫

榮孝文時論魁之言官竟被考察去寰復為漕運總兵鎮守淮安尋總督京營戎政卒子肇述嗣侯國變後不知所終

張信臨淮人父興開國功為永甯指揮僉事信嗣官以恭江草塘功陞都指揮僉事洪武三十一年建文皇帝即位疑北平大臣薦信有謀勇名調北平都司受密敕令與謝貴張昺合力防燕藩人信日夕憂懼母怪而問之信跪對曰兒統兵邊陲焉能無憂母曰汝非此憂其誰我故信屏左右對曰密旨欲得親王奈何母大驚曰不可汝父每言王氣在燕無妄為禍家族矣信益憂懼未幾救促信信絕

明書卷一百五十七

五

然起曰何為乃爾三造燕邸燕王辭不見乃乘婦人輿求見燕王令入拜燕王牀下時燕王稱風病不能言久矣信頓首曰殿下無恙即有恙當急論臣燕王曰余誠病且困待死爾信復曰殿下不以情語臣朝廷密敕信執殿下殿下意果無他幸從臣歸命京師即有意宜告臣燕王見信稱臣又意甚誠惻位下告信密謀立召姚廣孝未能張王定計奪九門信遂從燕兵戰大甯真定鄭村壩還軍攻九門營西克大同轉戰夾河棗城渡淮破盛庸兵入金川門陞都督僉事太宗即位封隆平侯食祿一千石與世券伯太宗時時呼信為恩張凡召太子北京察藩王動靜諸密

要事皆命信承樂二十年征虜功加少師洪熙元年與世侯券支兩俸子鏞自立功為指揮僉事先卒鏞子瀆嗣官正統七年信卒贈郎國公諡襄僖信以指揮僉事嗣侯卒子福嗣侯無子弟祐嗣侯卒無子弟祿與婿爭嗣下法司理正德三年祿嗣侯卒子偉優給十二年嗣侯

明書卷一百五十七

六

王通陝成甯人父真開國功為燕山護衛百戶從燕兵攻九門戰承平真定功陞都指揮使建文四年灑河戰沒文皇即位贈金鄉侯諡忠壯進贈甯國公通亦從燕兵有功又以父故封武義伯食祿千二百石與世券承樂七年作天壽山十三年進封成山侯二十三年與世券又以父故加祿歲一千石仁宗時以真從祀太宗宣德元年充征夷將軍總兵鎮交趾未幾通言交趾反救通勦賊都督方政坐罪隸麾下立功二年斬偽司徒利賊大懼通怯不敢追又為奄山壽所窘賊復聚甯橋戰通取績柳升兵又未至通輒與利賊書和許昇清化等州地按察使楊時習以為不可力爭通勵聲叱時習比升兵至隘留關又大敗升死通遂與利賊盟班師陸行出廣西山壽陳智由水道出欽州凡文武吏士得還者八萬六千六百四十人利賊閉留不遣者尚數萬人三年廷臣劾通論當死繫獄奪券籍其家會赦宥死為民正統元年通子琮乞得祖塋葬通母十

四年北狄南侵廷薦通爲都督會事與楊善守京城禦敵
功陞都督同知尋守山陵景泰三年卒琮爲景陵指揮會
事天順元年詔恩琮得嗣成山伯卒于贖嗣伯弘治十一
年乞養孝宗念真從燕兵有功又備食太廟出原券賜贖
卒子洪嗣吏部言通罪廢琮嗣伯以詔恩贖時未許世嗣
執不許洪嗣伯上以洪祖真券故在許洪嗣伯

房寬未詳何許人洪武四年以濟南左衛指揮帥兵五千
人從魏國公達北平練兵繕城爲北平行都司都指揮燕
兵至大甯守將朱鑑力戰寬忽降寬既降鑑力不支死之
建文二年寬戰白溝河敗再戰有功已而轉戰濟沛江淮

明書卷一百五十七

七

皆有功歷陞督府僉事太宗卽位封思恩侯食祿八百石
世指揮使

史官曰金忠布衣也始燕終燕而立尊建事寬平有大臣
之度可爲名臣矣獨是時上有共主科目薦辟並行不帶
亦可揚翼天衢播聲功業乃走燕藩爲謀首曾弗回首金
陵稍寫顧念姦回之日不能恕矣顧成等或作降齒於戰
鯽或嚙例戈於對壘或獻密議於未形或忘先志於開闢
咸北平之嘉績而春秋之罪人知董狐復起無以貸也

徐正傳

徐正吳江人業微父爲人治刀筆詞訟不齒而正少美貌

能文人見輒詫恨曰無天耶徐氏生此兒正舉進士授給
事中侍英宗左右上愛之嘗撫慰曰勉哉將大用爾然正
小人輒驗沾沾無所以當上者英宗北狩還遷於南宮正
密疏曰太上皇社稷罪人今過奉非計且下或借爲奇貨
宜有以處之夫爲天下不顧家陛下毋愛此名也帝心難
之不用又數載正已遷大理少卿英宗復辟見正勞曰卿
故侍吾給事耶日召對賜金帛酒食而正亦且幸疏毀不
發矣會英宗一日坐便殿旋風吹文書墮地取覽乃正疏
也怒甚連發使召之至則投疏令自拾正魄奪不能對
反接凌遲於市籍其家

明書卷一百五十七

七

史官曰徐正佐佐小人見事透徹其於景帝謀之其賊乎
詩人之旨不思勉哉大用之恩耶風落奏書長厥妾令訟
師之報不亦宜乎

劉吉萬安尹旻焦芳傳

劉吉字祐之博野人性謫險韋侯登正統戊辰進士選庶
吉士授編修景泰初侍經筵預修寰宇通志進修撰天順
中侍東宮講讀預輯一統志進侍讀成化改元修英宗實
錄成陞侍讀學士尋陟禮部侍郎己丑簡入內閣兼學士
丁酉進禮部尙書戊戌加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庚子
遭父喪詔資以羊酒寶鈔令起服視事吉三上疏辭陰托

貴戚萬喜爲援得不允編修陳音致書吉勸其抗疏終制不報人遂無敢言者吉每談笑對客殊無戚容尋修文華大訓成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給一品誥命甲辰改戶部尙書謹身殿大學士丁未秋孝宗卽位科道官交刑萬安尹直以次罷去吉獨不動倚任尤專慮科道有言者乃領身何結又建言欲起遷科道官處不久之位會詔量才舉用廢滯吉特爲奏拔者原任給事中賀欽御史強珍輩十八人部屬惟員外郎林俊一人欽等皆名士吏部已次第擬擢而吉復爲此欲以媚眾諸凡科道爲上所探納者悉謂由己以市恩自是人無復有言之者弘治戊申

明書卷一百五十七

九

進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知經筵事己酉二月春不兩詔儒臣撰文請薦吉率同官上言邇者姦徒襲李孜省鄧常恩之故術見月宿在畢天將陰雨遂奏請祈禱幸而有中以希進用謹按詩云月麗於畢俾滂沱矣書云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今月宿在畢雨降之徵也臣恐侍門一開爭言祈禱啓覺召亂實基於此所以祝文臣等不敢奉命庚戌星變見吉又率同官上言邇者妖星出天津歷杓白近營實考之圖志爲兵爲饑爲水旱矧今南海修垣汝河修橋俱非急務宜停止以答天戒上嘉納之未幾風雹發自天壽山毀瓦像物震驚陵寢有旨戒諭羣臣修省遣官

祭告時翰林侍讀張昇上疏言應天之實當以輔導之臣爲先請明正吉罪昇得罪謫南工部員外郎由是人目之爲繇花以其耐彈也吉聞之大怒或告以出自監中一老舉人善恢詣者吉遂奏舉人監生三赴會試不第者不許再試辛亥秋九月上欲封張皇后弟伯爵命吉撰誥奏吉言必盡封周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封其意欲稽遲以俟賄上廉知而惡之遣中官至其家勒令致仕吉去位猶詔有司月給米五石歲撥人夫幾名降敕護之還鄉瀕行京城人欄街指之曰咲繇花去矣旣歸踰年卒六十七贈太師諡文穆官其子舉爲太常少卿

明書卷一百五十七

十

萬安字循吉眉州人貌魁碩眉目如刻畫外寬內險媚邪竊正以干大位登正統戊辰二甲第一名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景泰壬申以易儲遷左春坊司直郎尋轉右中允改尙寶司丞兼編修天順戊寅侍講兼學士侍皇太孫講讀成化改元預修英宗實錄陟少詹事兼學士己丑春遷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預機務先是有同年進士李泰中官李永昌之猶子也泰已累官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安固深結泰至是內閣員缺議用泰泰謂安日子先爲之我不患不至安遂被命在閣惟以囑托貪賄爲事聯萬貴妃爲同宗時貴妃兄萬通亦授錦衣衛都指揮通

妻王氏出入掖庭安陰家人給通妻往來布腹心爲內
援壬辰春二月以禮部左侍郎兼大學士掌會試事未幾
陟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改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癸卯皇太子出閣時文華大訓成命詹事彭華左中允周
經等以進講東宮起立拱聽安獻諫以東宮不宜勞講
官宜立疏請坐聽華與經不從竟得如禮時妖俗繼熾幻
吏李孜省皆以術得寵孜省江西人安緣其同鄉彭華侵
密孜省深相結納黨援扶擡遂百計引其附己者而退其
不附者一時詞臣若禮部侍郎邢謹祭酒陳鑑方正之士
如王恕馬文昇耿裕秦紱等相繼斥去舉朝側目無敢顯

明書卷一百五十七

三

訟其過者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成化丁
未孝宗卽位庶吉士鄒智與安同鄉憤其所爲率同館士
吉人李文祥發其恃權怙寵之姦御史湯鼎文貴姜洪等
交章劾勅先是有倪進賢者少無行而安與爲腹心取爲
庶吉士擢御史會典講房中之術由是敬聲益彰孝宗在
東宮時頗聞至是於宮中檢獲疏一小篋皆房中穢悉畧
曰臣安進上遺懷恩攜至內閣示之曰是豈大臣所爲乎
安慚漢不能出一語亟欲斥去上又命恩執諸臣奏章赴
閣示安每晨一卷安卽跪泣乞哀猶無去意恩令摘其所
懸牙牌叱曰請出矣安始惶遽索馬歸第初安久戀內閣

不選人或微諷之答曰惟一死報國耳及獲出在道猶看
三台星異復用也其無恥如此尋卒贈太師諡文康其子
翼爲南京禮部侍郎孫弘璧爲編修俱淫恣不檢卒無嗣
尹旻字同仁歷城人小有識計而心譎行詭登正統戊辰
進士初選庶吉士改刑科給事中陞通政司參議受命往
陝西調度軍餉天順壬午春三月旻奏敵退河間所調集
軍馬取盛輪供已極乞放還從之尋遷京明年癸未進吏
部右侍郎成化己巳春轉吏部左侍郎九年癸巳春陟吏
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是時修山東志囑載其居吏部有
知人之鑒所選吏皆稱職因僞撰謠曰公道不如王恕選

明書卷一百五十七

三

法不如尹旻以自詡異實當其掌天曹也每各部司屬之
賢能者輒向人譽之以表其知人及至推舉卻先科道官
而部屬中有出入中官之門者亦先之平日所稱揚者又
皆不與也郎中陸容嘗論其事若戶科給事中李孟賜奉
使山西及其回過代州等處要地皆武備不飭賜至京奏
請設整理兵備副使一員以專委任兵部覆奏制曰可及
咨吏部乃寢不行後詰其故以副使缺例於刑部年深郎
中內以次陞補時旻念一鄉人親覲京職不欲外又欲越
他陞恐機泄遂已未幾其覲覲者果擢大理寺丞丁酉立
西廠太監汪直用事恣暴時尙書項忠約諸堂上官疏汪

過惡晏不從忠遂具草詞意凱切令郎中張瑛姚瑩持詣各堂上僉名仍送葉於晏俾收以自別晏卽潛報汪同朝薄之晏子龍登進士初授翰林編修未幾轉侍講駱姪喪檢士行不齒晏自天順癸未爲吏部左右侍郎尋陞尙書後累進太子太傅二十有四年素與萬安不協安亟欲去之每語所親厚者曰言官有能劾同仁者勿憂無大官做也會內閣劉珣與晏俱山東人最厚善安欲陷晏爲珣所梗不得行成化四年珣去位安遂結李孜省譖晏於上因嗾言官劾晏從其子龍招權納賄私其鄉人朝廷逮龍下詔獄命三法司錦衣衛廷鞫之遂繫龍爲民晏落太子太

明書卷一百五十七

五

傅令致仕及其鄉里故舊以糞糶進者皆降調外補云後晏居家朝士猶有上章乞籍其家之半以賑山東饑者其不協士大夫之心如此弘治十六年卒贈太保諡恭簡焦芳字孟陽泌陽人性險愎登天順甲申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轉侍講進侍講學士嘗坐事謫湖廣桂陽州同知歷霍州知州陞四川提學副使調湖廣副使因上疏自治陞南京右通政以憂去起仍爲通政再以憂去起爲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擢禮部侍郎改吏部侍郎正德改元吏部尙書馬文升去位時司禮監太監李榮與芳同鄉因爲內援遂以芳代尙書是冬十一月以尙書兼武英殿大學

士入閣辦事甚妨部務尋加太子太保兼謹身殿大學士專在內閣是時正人斥逐羣邪彙征逆瑾專寵芳結爲黨遂援兵部尙書劉宇爲吏尙而以曹元爲兵部尙書從其類也已已焦以老病致仕以宇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預機務明年春又以元兼文淵閣大學士芳始比尹旻父子尹坐敗請及爲吏部尙書時值逆瑾亂政號入黨大學士劉健會同戶尙書韓文率百僚伏闕固爭將除之芳懼於瑾預爲之所由是劉健謝遷韓文楊守隨等相繼斥罷黨勢益熾遂以芳入閣表裏爲姦凡變素成憲柱樁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導之姦邪如曹元劉宇媚竈續貂

明書卷一百五十七

五

咸謂政本芳爲之援暨充孝宗實錄總裁官筆削任意凡先正名卿悉肆醜詆授意檢討段冕以快其忿初在吏部時郎中張霖與瑾同鄉芳力薦之驟至冢宰賣官鬻爵名器壞溢其子黃中尤狂誕恣睢方廷試舉芳欲取魁選既而取論取呂柟爲第一芳謂諸執事抑之遂入言於瑾改編修顧清等二十餘人爲部屬官授子黃中爲檢討劉宇之子仁等六七人俱庶吉士黃中等陞編修踰年轉侍講時士官岑濬沒入家口有妹色殊甚芳聞求濬得之後臥病黃中原盜起有趙鋌者入泌陽芳僅以身免盡發其

先世塚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紳士
之日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

史官曰回鶻乘權則橫播吞噬彼特虎性乘兇殘不必
櫻牙雁蹄行人何處每遭伏擾也豺虎窟窟噴帆蔽藉窮伺
斃而發無所顧忌所由然矣姦臣淫猾狼戾必且援引羣
陰擠排善類與結婦寺外張畿毒快心於正人之沈淪借
端於天子之威福善則歸己惡則歸君及至身死名墮遺
臭漢青悲夫劉吉城府深密左右多譏斥害剛方惡聞其
過而且奪服恐於親重賄忘其君此綱常之大蠹而孔孟
之必誅也至晚年一疏豈所謂分香賣履而欲以掩其生

明書卷一百五十七

三

平也萬安儂薄陰賊寡廉鮮恥以進房中為煤榮之階用
家人為梯援之計潛通宮掖佞異黨同跡其生平無善可
稱尹旻批擧詭喉陰誦刻深鄙曉謂其選法通敏實愚皆
悅豈倖史哉焦芳肆姦實錄又不止詆誣一時欲以穢蟻
千古文章自矜鷲其鴟叫若趨鏡者真可謂奇男子哉蓋
天之假手於鏗而殲厥先骸耳撫册及此白日為昏矣

王瓊傳

王瓊字德華太原人登成化甲辰進士心雖不甚措而饒
才智初授工部主事累官至戶部右侍郎正德入年夏六
月代孫文為尚書先是正德六七年間流賊猖獗北畿輔

山東之民苦焚掠屬炭登賴不告饑惟河間一府病水荒
交李東陽奏罷山東直隸等處京邊糧草數百餘萬以故
京師炭用不繼轉借太倉時遣戶部侍郎楊澤督發太倉
庫銀二百萬兩往各州縣和買糧草至是現代屬賦已平
因追駁其和買滋弊不如下令凡官軍捕賊經過州縣驗
勘合供給口糧草料准其稅不足官為措處事畢處補為
簡便且謂交約愛民而不知所以慮東陽徒負文學之名
使當流賊內擾之時設有邊方重警東陽輩將束手無策
又曰繼孫後使無可考之法完惟正之供而申明鹽法以
助之則邊兵缺食必生觖望矣遂奏查餘剩料豆令補給

明書卷一百五十七

三

所坐軍糧餘草數千萬東多朽腐不堪用令減價變賣得
銀二十六萬兩以補宣府軍餉人以此多瓊之智計正德
乙亥夏四月調兵部尚書代陸完時朱甯有寵用事瓊與
甯善會有旨召彭澤還兵部瓊仍本部瓊因執初御史馮
時雍之奏乞留澤甘肅候寫亦虎仙等回處置停留還京
不聽丙子土魯番寇甘肅瓊請較切責都御史李昆等已
而差給事中黃成御史趙春往勘回奏昆等有功無過瓊
遂控澤昆前後欺罔事跡奏劾其擅命遣使納幣土魯番
復許增添失信致啓邊釁下法司議時各部大臣及言官
皆以澤有平賊功戶部尚書石玠禮部毛澄亦以為大夫

出使於外苟有利於國家專之可也奏人朱甯固有戾於澤內批落澤職爲民初甯忿朱甯專常對人發憤瓊以語甯恐不信也一日瓊何澤過其家先匿甯屏後瓊以言激澤澤果大怒甯自是深憾澤欲斥之先是大學士楊廷和毛澄蔣冕俱欲庇澤令兵部冉勘瓊復日納幣邊庭失信夷人致貽後患利乎不利乎事須勘明更勘何事澤罷廷和亦憾之正德辛巳世宗卽位廷和請捕殺寫亦虎仙遂令法司欲坐瓊以句引姦夷瓊繫獄已而勘無干涉釋之尋轉兵部尙書鎮守三邊嘉靖巳丑甯給事邱九仞劾其先朝遺姦表裏閹宦外交逆藩計斥忠良壞盡祖宗之

明書卷一百五十七

毛

禍難逃亂賊之刑竊恐斯人難付重寄已而吏科給事中夏言疏亟除姦邪大臣謂瓊賦性姦兇宅心險賊內結嬖倖外附錢甯句引姦夷指排言路請重加竄斥以爲大臣阿附權姦者之戒遂致仕後哈密議起侍郎桂萼疏請明功臣發壅蔽謂嘉靖三年五月陝西以處決各夷火者八月遂有甘肅之變當時哈密深入以殺降爲詞實爲誣寃之舉故初不擇掠而誤事之人陳某等謬云志不在小以欺皇上皇上爲之震動當時大臣反議大發師以擊之令不得訟其寃遂使西北一邊生靈塗炭天下五尺童子所共知也科道曾無一人爲皇上言者應訪乃知以楊廷和

欲致王瓊之罪故耳乞特起王瓊以絕此弊臣初上此奏卽謀於大學士楊一清曰一時六部及在外者舊無可比王瓊者一清曰論其才一時誠不能及但其心術姦險眾不肯信臣曰馭得其道天下狙詐咸作役使况今聖天子在上用之於久廢之餘必當深思所以報皇上者一清曰雖然子姑存此議在天下可也人言且譏瓊曰震濼之反王瓊實受其賄今考當時舉朝大臣各懷二心不肯動心而倡言兵討者獨一瓊耳言官反誣爲受賄不已寃乎卽如大學士楊一清方皇上起用之初人言亦何所不至今既立朝當時言者亦復紛紛否乎此皇上所親見也乞留

明書卷一百五十七

天

神裁察誠不特爲瓊一人承一時之乏而已不起以卒史官曰王瓊才具擅美設施燁耀往往謀事有條而存心險僻舉動乖張夏言一疏殆刺骨之談矣人臣能秉志公忠卽無才可稱不失平流若瓊者所謂自敗其燬者也

列傳十八

宦官傳一

史官論曰子讀范史所論寺人而歎其事之無極也夫豈
刁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覆秦弘恭石顯之亂漢政傾轍相
尋回非殷鑒乃至東京之亂如蔣宗所稱舉動回山海呼
吸變霜露阿旨則光寵三族忤意則參彝五宗斯亦極矣
唐自楊高媚亂輔臣繼之幽固太上喋血椒宮附真主號
尚父重不可反而後復有程魚仇田之借館李明復蔡之

明書卷一百五十八

一

薛逆九重揚息甘同報獻擊之不勝則賢者為陳賈不肖
者為訓注計窮憤極而何進崔胤皆以手外兵董卓朱晃
之忠成矣明興太祖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
皆為宦官盡敗未嘗不為惋歎開國承家小人毋用其在
宮禁可使之供灑掃給使令而已豈宜典兵與政故立制
不兼文武衙不干外廷政不御外臣冠服蓋三十年之間
宮府益如也至太宗而稍有所私奇儼保之譜行而撫監
岌岌矣監車之勢張而馬駢以交趾予敵矣再傳而天子
幼冲母后不中制豈振遂滔天矣舉全盛之四海挾至尊
之萬乘以昇彘虛恨其身死行陳不獲齎磔以謝天下而

復辟之後反降制為之滿洗何也吉祥之劍逆江直之啓
謀殺教盈朝屍骨盈邊則此制嫌之哉武宗尸位慢遊是
奸八虎橫三老親奄瑾孽牙其間叛藩乘之幾覆廟祏幸
發自其偶以收全勝然一瑾死百瑾生參伍狡弁表裏作
姦世宗赫然誅其桀首收革諸鎮監軍朝野吐氣邊腹危
而復安則肅之為肅宜也神宗幼倚權相未復倦勤外廷
朋黨與內監相應和動有輕重然威福中制不假一政故
馮保等不為瑾直之續至熹宗童昏昏漫不慮事而魏暨之
禍作矣內倚乳保以滋其姦外挾虎彪以肆其毒清流滿
北司告密徧都邑緹騎四出忠臣諫士交臂延頸而受其

明書卷一百五十八

二

戮府藏內盜禁兵中擅假子穢祠爭寵競雁幸天厭其惡
英王勃興縛之如孤雛腐鼠然而崇禎之世不監前車恨
督撫之用兵無功邊腹復置監親因而狡弁驕幸倚其芘
覆萎縮於行陣之間武暴乎閭里之內動輒鼓譟揮臂而
去而此輩以婦人之仁泣涕招安文臣不得扞其籌策故
將士莫肯用命究至開闕延賊皆寺人之徒則逆豎之貽
禍烈也大抵明之瑞禍甚於西京過於宋而稍愈於漢唐
之季者以祖宗之防制具在青宮豫建無迎立廢置之權
朝發暮縛無將相交兵之亂耳至於竊爵掌兵開邊陳市
內權毒流縉紳固與國相終始也其灼然稱賢如懷恩覃

昌雲奇之忠勤王承恩之殉節百不能一哀而次之以存勸戒云

雲奇南粵人太祖時守西華門邇胡惟庸第刺知其逆謀惟庸誑言所居井湧醴泉請上往觀鑿與西出雲慮必與禍急走衝蹕勒馬銜言朕氣方勃唾舌駛不能達太祖怒其犯左右搥捩亂下雲垂斃右臂將折猶奪指惟庸第上見朕乃悟登城眺顧見其壯士披甲伏屏帷間數甲亟返搜殿發兵擒惟庸召奇則息絕矣上追悼之錫贈加等令有司春秋祀之葬鍾山之西樹碣表其忠焉

明書卷一百五十八

三

阮安交趾人清苦介潔善謀畫太宗營建北京宮殿城池及治塞村驛諸河工皆大著勞績諸屬一受成算臨終布衾衣篋而已

鄭和洪武中入宮豐驅偉貌博辯機敏太宗即位為司禮太監大見寵異兩奉敕駕海舶入西洋封諸夷國通西南海道朝貢著有勞績人稱為三寶太監數使滇黔百粵領上密諭蹤跡建文凡至其國皆圖其山川城郭條其風俗物產歸成帙以進以是諸國古未通中華者多附貢云
陳燕文陞人永樂初入宮至景泰時應事五朝凡保抱皇子四夷征討悉與行皆忠誠無疵穆賜更姓名曰王璵寵賚甚厚太宗時賜範金圖書四曰忠肝義膽曰金貂貴客

曰忠誠自勵曰心跡雙清

沐敬時為太監太宗北征四十日不見敬兵困糧竭而前進山川荒僻隨征大臣皆勸回鑾上怒為鎖項從敬復苦諫上罵曰反蠻敬舉首日不知不知上怒敬稱斬之敬猶大聲諫不已上忽悟曰使我家養人悉如此何患不好釋之乃回鑾

明書卷一百五十八

四

劉永誠順天人虎視屹屹便騎射三扈太宗北征奉宣宗使偵漢邸逆謀三帥師討兀其哈倖嚴無算捕執破相妖人李宜張普祥英宗朝監鎮甘肅耀兵境外塞障於沙漠數取勝擒其酋景泰末召還總督團營英宗復辟勒兵披甲控持大內獨不受賞屢求辭職杜門絕客泊如素門成化初老具辭果朝所賜產第祿物從之自居一庵若老僧卒無長物先是憲宗欲封以伯爵大學士彭時力爭之或曰中官古有封侯王者時曰此豈盛德事耶祖宗成憲俱在誰敢違之事遂寢而永誠亦無憾焉
王振山西蔚州人宣德中侍英宗於東宮機慧狠驕得英宗歡及即位遂命掌司禮監大見寵信是年詔振借文武大臣閱武於將臺振遂集京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而殿最之奏指揮僉事紀廣第一起遷都指揮僉事上每為先生面不名所言惟聽時輔臣方欲開經筵而振專意導上